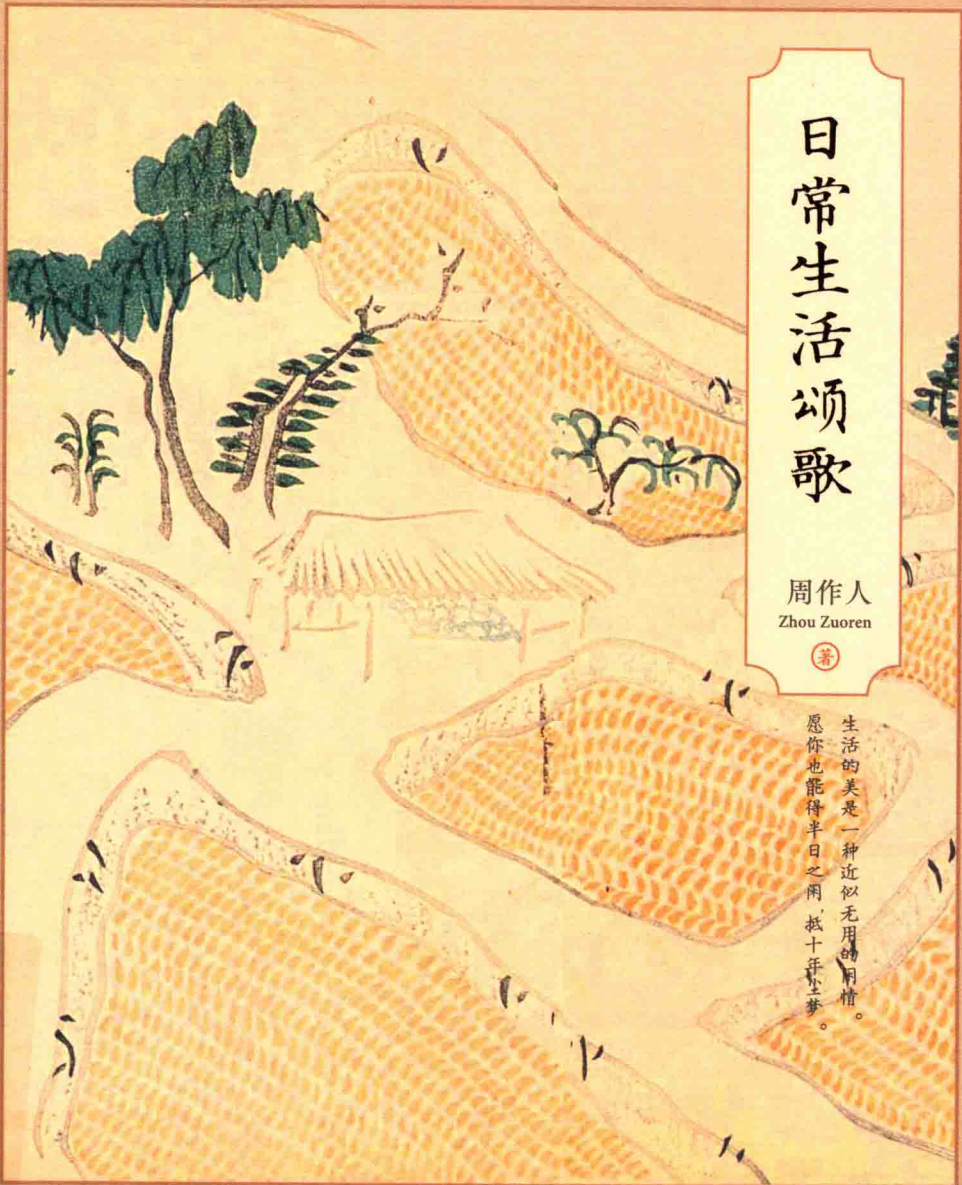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日常生活颂歌

周作人
Zhou Zuoren

著

生活的美是一种近似无用的用情。
愿你也能得半日之闲，抵十年尘梦。

日常生活颂歌

周作人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常生活颂歌 / 周作人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 7
ISBN 978-7-5699-2299-8

I. ①日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2524 号

日常生活颂歌

RICHANG SHENGHUO SONGGE

著 者 | 周作人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图书监制 | 陈丽杰工作室

选题策划 | 陈丽杰

责任编辑 | 陈丽杰 袁思远

封面设计 | 熊 琼  Design Workshop

内文版式 | 王艾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166530

(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16 张 | 7.25 字 数 | 150 千字

版 次 |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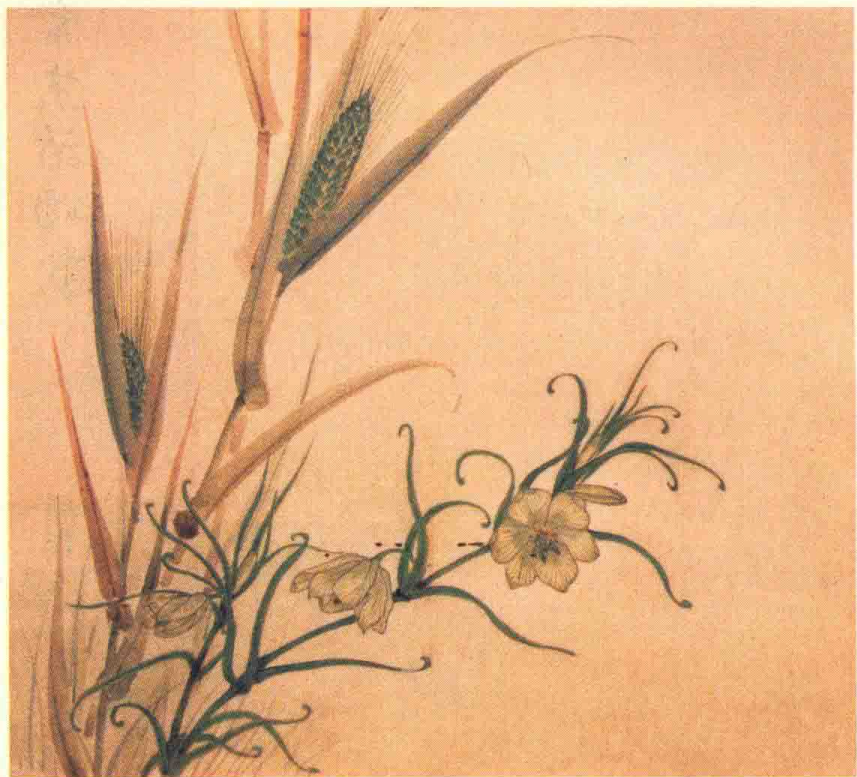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| 978-7-5699-2299-8

定 价 | 4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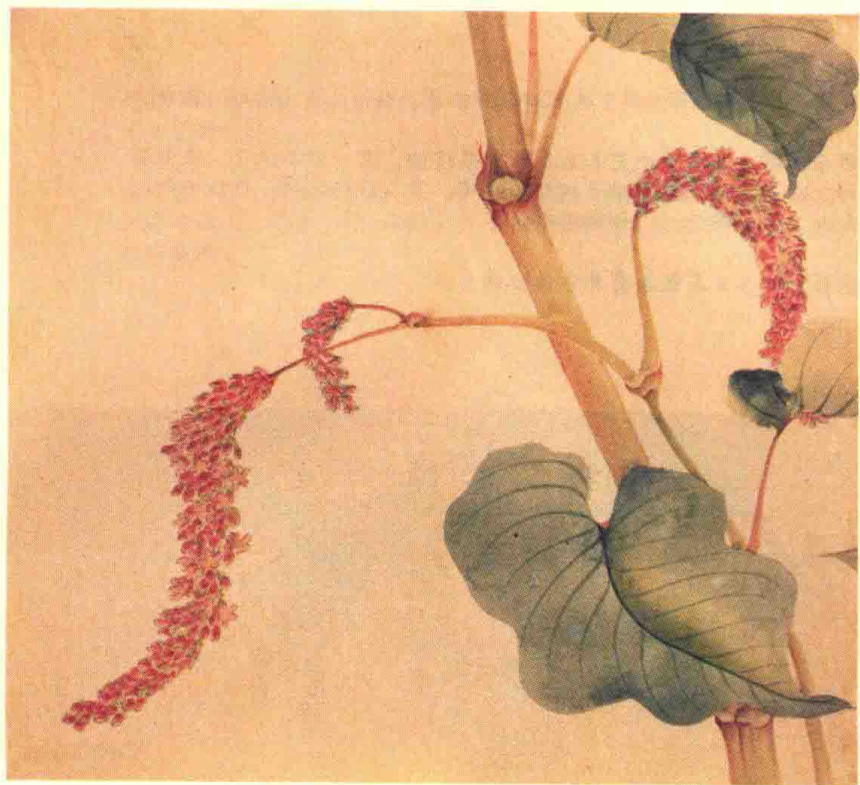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书·美好生活
Book & Life



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，微妙地美地生活。



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，
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。

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，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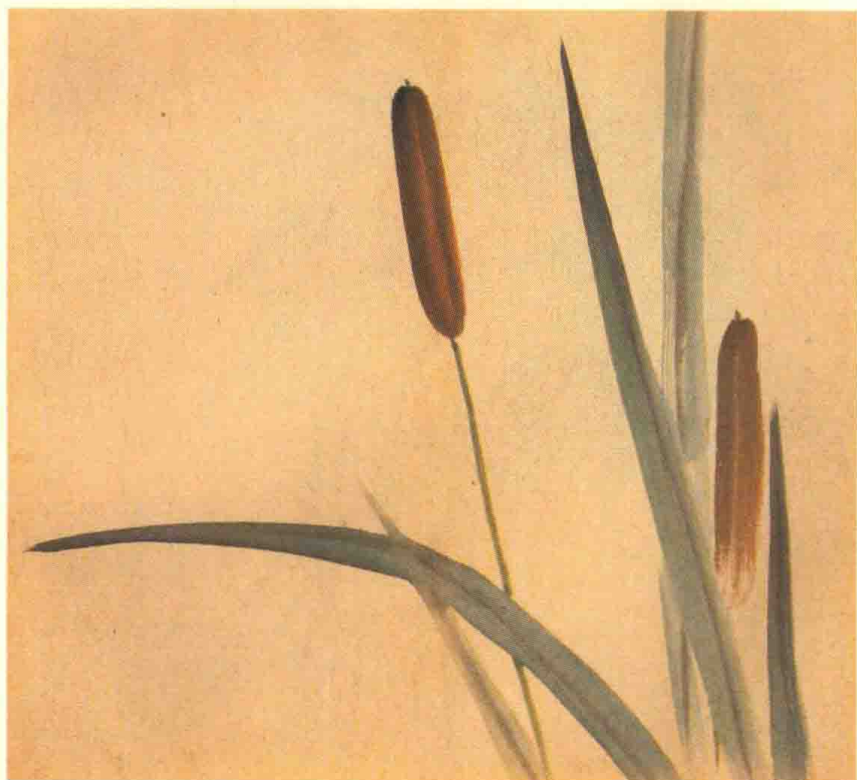
百余年前日本有一个艺术家是精通茶道的，有一回去旅行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，悠然地点起茶来自喝。有人规劝他说，行旅中何必如此，他答得好，“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。”

这样想的人才真能尊重并享乐他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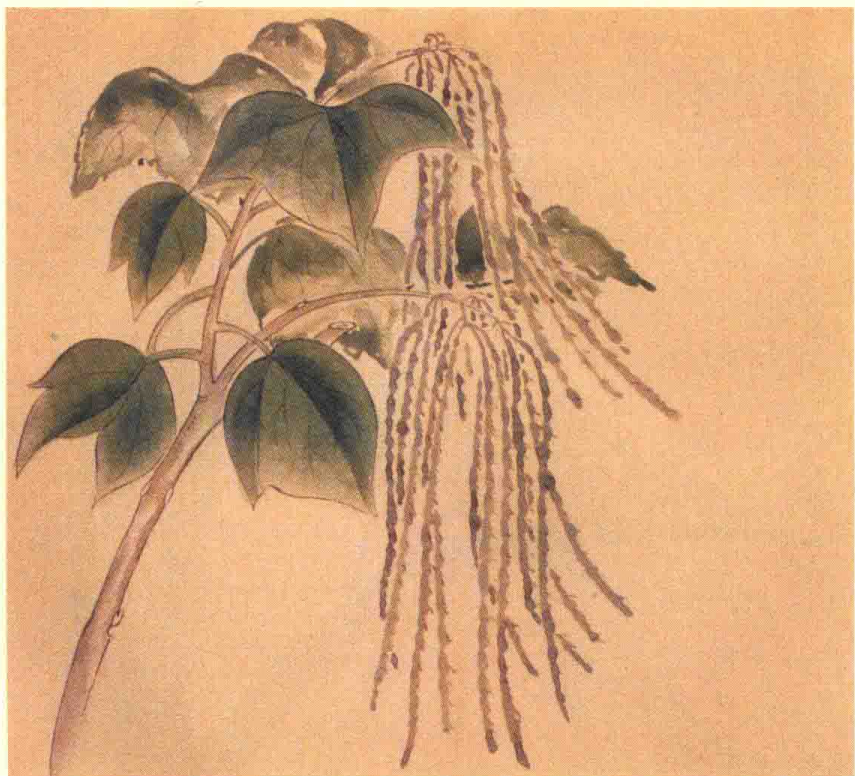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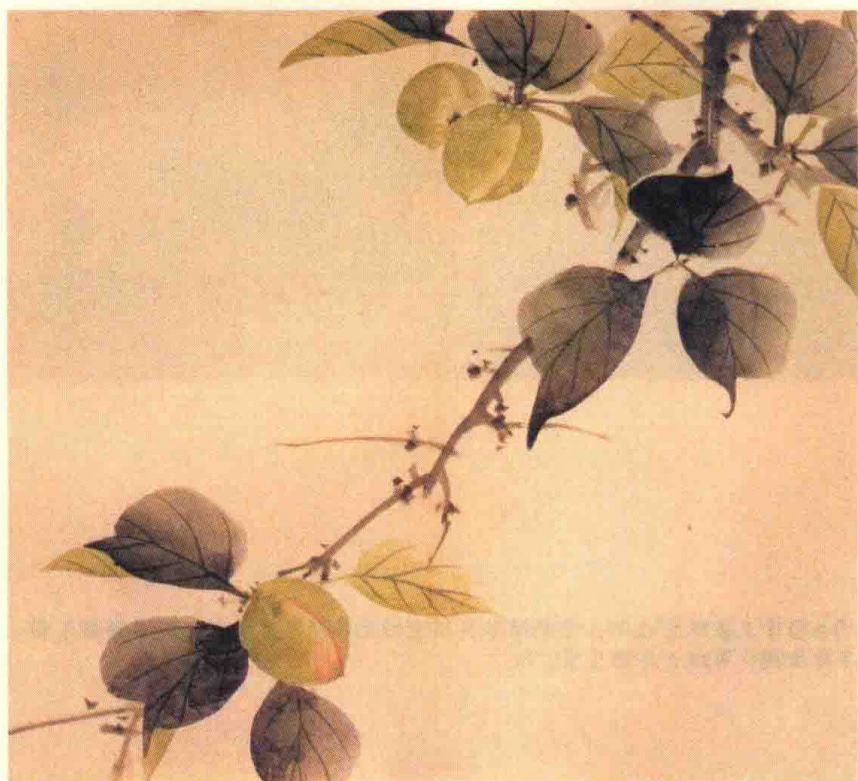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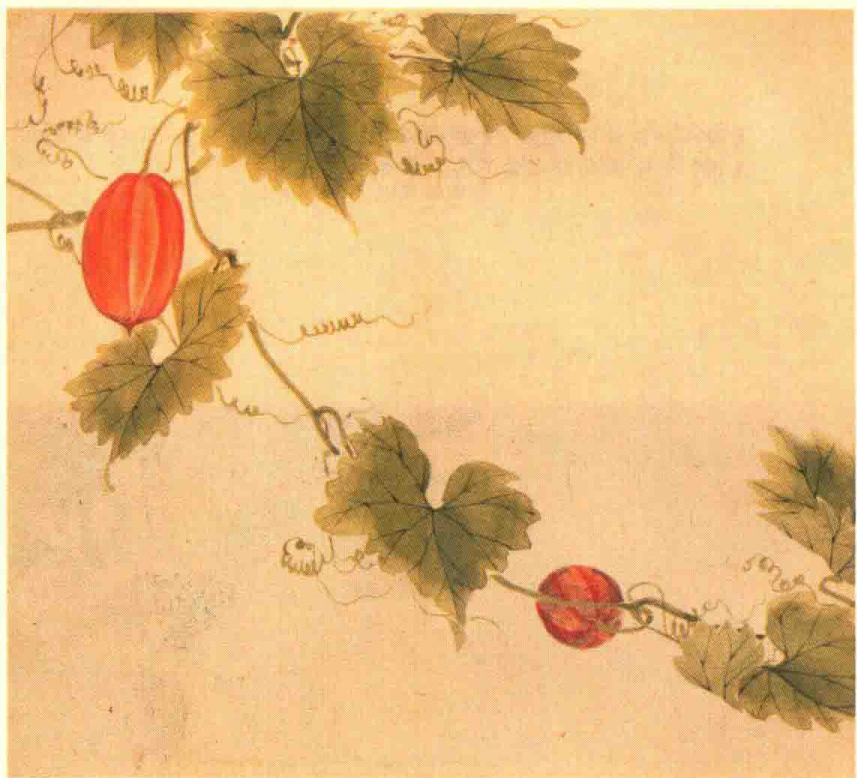


为得要使生活与工作不疲敝而有效率，这种休养是必要的，不过这里似乎也不可不要有个限制，正如在一切事上一样，即是这必须是自由的，不，自己要自由，还要以他人的自由为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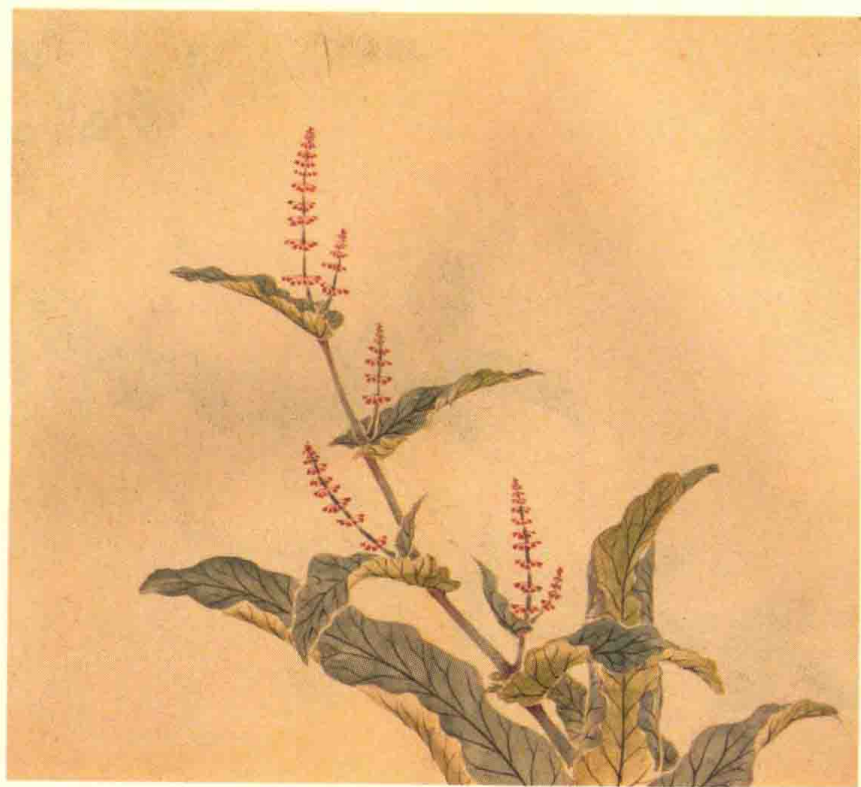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，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，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，——而花亦未尝不美，未尝于人无益。





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



卧在乌篷船里，静听打篷的雨声，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“靠塘来，靠下去”
的呼声，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。



涅槃之乐不如饮一杯淡酒。



我所爱的还只是平常。



周作人的“日常”

董炳月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导
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

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，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。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，说“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”，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。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，留下了许多照片。他“活”在文学史上，“活”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。不言而喻，现在是“活”在这套丛书中。

周作人的神情，可谓超然、冷静。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，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、冷静。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，在《五十自寿诗》中称“前世出家今在家”。光头，形象也接近出家人。相由心生，文如其人。周作人的超然、冷静，是可以其作品来印证的。代表性的作品，就是那些说古道今、回忆往事的散文，谈茶、谈酒、谈点心、谈野菜、谈风雨的散文。也就是本丛书中《我这有限的一生》《都是可怜的人间》《日常生活颂歌》

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作品。本质上，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，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。这种日常性，亦可称为“世俗性”或“庶民性”。在周作人这里，“日常”是一种价值，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书写方式。因此他追求“生活的艺术”，主张“平民文学”，获得了“自己的园地”。

年轻时代的周作人，也曾是忧国忧民、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。五四时期，他投身新文化建设，倡导新村运动，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。周作人获得超然、冷静的日常性，是在中年之后。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。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：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。”人生观开始改变。1925年元旦写短文《元旦试笔》，声称“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。”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，讲过许多迂远的话，去年春间收小范围，修改为亚洲主义。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，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，诡计阴谋至今未已，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，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，现在须得实事求是，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。”思想起伏颇大。1926年经历了“三一八惨案”的冲击，1928、1929年间写《闭户读书论》《哑吧礼赞》《麻醉礼赞》等文，于是进入“苦雨斋”，喝“苦茶”并且“苦住”，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“日